



※在坊

吹笛子的老人

■蒋理鸿

友人发来一张照片,对我说:“照片上的老人,近来天天在南湖成功堤上吹笛子,精神实在可嘉。”

照片是个背影,有点像我认识的一个吹笛人,我决定去会会他。

翌晨,我走进揽秀园石板弄,过文星桥、鸳鸯桥,很快到达了南湖边的成功堤。

我刚进堤,就听到有人在吹奏笛子名曲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。这曲节奏快,还有仿马鞭声、马叫声,难度很高,一般人吹不了,可他却吹得流畅,马鞭声、马叫声也逼真。走到近处,我看清了,他就是我认识的吹笛人。

他七十多岁,花白短发,浓眉大眼,身材壮硕,身穿古色古香的棉攀钮白绸衣,显得飘逸而儒雅。我停下脚步,回忆起了与他相识的往事。

四个月前,我至揽秀园附近拍荷花照,不料,天突降小雨,没伞的我正欲躲,一个坐在大伞底下的老人,递了我一把小伞。我接伞后继续拍照,却听到了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的笛声,细一看,正是递伞老人在吹,可马叫声吹得有气无力,好像马病了。

我还伞时,先致谢,后问他吹了多久?他憨厚一笑,说十几年了,可这曲才练,吹得不好,特意躲到这人少的地方练。

揽秀园离我家很近,我常去。一个月后,我在园里面又看到了他在练那首曲,这次,吹得好多了。不一会儿,他放下笛子,中气十足地与身边几位老人交谈,我走得老远,也听到他在讲:“我只是小时候在牛背吹过几年笛子,退休后,才正式拜师学艺……”

这以后,我几次在揽秀园一带看到他练那曲,或许是有童子功,他进步神速,马叫声渐渐正常。

可八月份以来,我一直没见到他,我以为是天太热了,他休息了。

而此刻,我又见到了他,可听了他的笛声后,我才回过神来,原来,他是吹得完全过关了,敢于到人相对多的成功堤上吹了。

或许是他吹得太投入了,在他侧后几米欣赏了许久,他也没有觉察到。只见他面对南湖,手指十分灵活地弹动着,运气自如地将笛子吹得出神入化,悠扬的笛声在南湖上空飘荡。

我见他全身心地吹着笛子,就不忍心打扰他了,悄悄地回了家。

※舌尖

金秋时节吃板栗

■汤碧峰

又到新板栗上市的季节,前段时间在网上买了个夹栗子壳用的夹子,绿色塑料做的,很漂亮,看直播时使用很方便,便也想试试,于是便留心起这栗子的价格。

嘉兴市场上的板栗是安吉产的,文昌菜场8元一斤,吉水菜场要15元,杨柳湾菜场8元5,但他还他8元一斤也卖。比较一下,杨柳湾的栗子个大,色泽光亮,自然选择杨柳湾的。买回后立马使用新夹子,才夹到第二个,夹子便断了,事后想想是自己太笨,夹物品的夹子能用塑料吗?漂亮不实用。

我对板栗有思乡情结,故乡诸暨也是产板栗的地方,外婆家山村对面的山坡上全是栗子树。当年正是备战备荒的年代,一切以粮为纲,可这山坡上不能种粮食,政府便推广种栗子,说栗子也是粮食,可以当饭吃。这说法站得住脚,栗子多淀粉,当饭吃自然没问题。

这漫山遍野的栗子树,替代了曾经的桃树、梨树、柿子树,当栗子快成熟时,栗子尚未采打,可早结的栗子已开裂,栗子掉落地上,栗壳随后也会落下来,这时节我便会跟随表姐表弟去捡栗壳。栗壳是很好的柴火,放炉膛里风箱一抽,炉火极旺。

每人背个箩筐,手上拿个火夹钳,一种用竹子做的,烧饭用的钳子,这栗壳全是刺,没法用手捡,只能用钳子。而同岁的表弟不会忘记带把砍柴用的钩刀。在没人的地方,打下几个栗子,用脚踩住,拿刀背一敲,露出白色尚未成熟的嫩栗子,用牙咬去皮,放嘴里嚼,那清香甜津津的感觉,至今难以忘怀。

参加工作在小镇税务所时,我是驻公社税务专管员。母亲调嘉兴工作后,每年探亲回家,总会买几斤香榧、板栗回家。可这板栗不能多带,吃不了要坏。板栗和银杏一样,没多久时间就会变白发黑,没法保管。用水煮一下晒干,时间长了也不行,所以吃栗子的季节并不长。

南北方的栗子不一样,北方栗子去衣难。那年去东北出差,在吉林的一个城市,超市里有栗子卖,那个栗子个头特别大,有小孩的拳头大小,而且油光发亮,让人不忍离开,于是便买了两斤带回来。可烧栗子的时候,怎么也没办法将栗子里面的衣弄干净。从此买栗子一定要问清楚产地,北方栗子最便宜也不买,怕了。

夹子断了,这买回来的栗子,只好使用原始手艺,用菜刀在上面砍个十字。砍十字不容易,用手拿住栗子,怕刀砍手上,不拿住砍不准,这栗子“砰”一下不知滑去哪儿了。砍好了放锅里,加水加糖,不要太多,水煮开收干,栗子便在砍过的地方开出黄色的十字花,肉露在了外面。

妻很惊奇,说你还会做糖炒栗子?样子和商店里卖的一样,露出黄色的肉,还问我放油了吗?我说忘了,应该加一匙菜油,看起来会特别光亮,不过自己吃没关系,不讲好看。妻不知道,小时候家里烧栗子,砍刀的活全是我做的,栗子便宜常当菜吃。

古代无名氏有诗:“堆盘栗子炒深黄,客到长索酒。寒火三更灯半地,门前高喊‘灌香糖’。”“灌香糖”是对糖炒栗子的别称,可见栗子自古就是我国的一道美食。除了思乡情结,在家自烧栗子也可多些口福。

※速写

■沈兴良

秋风秋雨,天地渐凉,山河尽染,又从一片片的绿,慢慢地变成了一片片的黄,如同人到中年,再步入老年,一切都在变得成熟与稳重。

不信你瞧,黄山栾身上那一串串嫩黄的花朵,也换成了一挂挂鲜红的灯笼,这一个一个像是秋天的号角,吹得桂树香了,吹得橘熟了,吹得梧桐黄了……多美的自然景致,便叫人想起李白的“人烟寒橘柚,秋色老梧桐”来,但有句话得说明在先,即便时的梧桐其实不是现在的悬铃木——“法国梧桐”,也不是泡桐,而是中国梧桐——青桐。

落叶乔木,属锦葵科梧桐。树身笔直溜圆,树皮青绿光滑;心形的叶子,交互层叠,浓荫蔽日;花色黄绿相间,小如

枣花;果实成熟时,外皮的一面会裂开,露出内中的圆果子,其状与芍药、八角茴香有点类同,可炒而食之。

诗曰:“凤凰鸣矣,于彼高岗。梧桐生矣,于彼朝阳。”梧桐自《诗经》里款款走来,颇受民间欢迎,像在后来的《尚书》《庄子》《吕氏春秋》中,都涉及到了梧桐种植的话题。有说桐乡,本来就是“梧桐之乡”;再是禾城有条梧桐树街,但我不知这街名是否也与梧桐有关。

倒是在子城的街路上,曾见到过许多大小不一的青桐,特别是那日途经鸳湖路时看到,从南湖宾馆一路向东,几乎是一棵香樟接着就是一棵青桐的。更巧的是,在迎潮桥北侧,东西两头各长着一棵泡桐。至于南湖路上,那大多则是法国梧桐了。

秋雨梧桐叶落时

国人历来喜欢种植梧桐,也许是“栽下梧桐树,自有凤凰来”,也许是“梧桐梓漆,爰伐琴瑟”,也许是“梧桐一叶落,天下尽知秋”……想来是梧桐有繁盛也有萧瑟之意吧。因而白居易才会“以桐于情”,在《长恨歌》里,诗人用“春风桃李花开日,秋雨梧桐叶落时”,叙述在安史之乱中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爱情悲剧,诗说唐玄宗在失去杨贵妃后,熬过了春风拂面、桃李盛开的夜晚,却难度那秋风秋雨敲打梧桐落叶的时日。于是,后人每每在秋雨里见到梧桐,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共鸣。

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点点滴滴”,这是李清照《声声慢》中的句子,无情的秋雨,到了黄昏时分,还嘀嘀嗒嗒地落在梧桐树叶上,可见词人彼时有多么凄惨和忧伤。又像本土散曲家徐再思,也写有“一声梧叶一声秋,一点芭蕉一点愁……”不知

长出一三瓣型的果实,色泽黄中泛绿。秋意多一分,栾果的颜色也变一分,化为淡淡的胭脂色。秋寒越来越重,渐渐地,一团团红褐色就染满了树冠,远远望去,就像一簇簇红云在秋风里摇曳生姿。走近一看,树冠密密匝匝地挂满了一串串小灯笼,显得格外妖娆。

在我国,栾树还是一种很古老的树种。《山海经》里记载:“大荒之中,有云雨之山,有木名曰栾。禹攻云雨,有赤石焉生栾。”是说大禹在云雨山看见栾树生在红石头上,描述的应该就是那一簇簇状如铃铛,色如红云的栾果吧!听说北京植物园里,现在还有两棵明代种植的古栾树,距今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。

暮秋看栾红艳艳

夫的头头多栽栾树,因此栾树又得了一个“大夫树”的别名。唐代张说还曾为栾树赋诗:“风高大夫树,露下将军药。”

在《植物名实图考》对栾树也有描述:“绛霞烛天,单纛照岫。先于霜叶,可增秋谱。”这种诗意的语言,让人不由得浮想联翩:在秋风扫落叶的深秋时节,一串串红灯笼在枝叶间层层叠叠,宛如一片红色的晚霞悬挂其间,又像秋天谱写了一首充满魔力的乐曲,演奏着四季的草木枯荣和人间盛衰。初冬时节,栾果的三角外壳开始干透,每当有风吹过,小灯笼开始摇来晃去,就像一串风铃般碰撞出“哗哗”的响声,人们又把栾树称为“摇钱

古诗词里“霜降”美



作者供图

欣赏那被冷霜抚摸过的丹霞枫叶,感觉真的比二月花还要鲜艳。诗中通过细腻的笔触勾勒出静谧唯美的山间秋景,展现了秋天的美丽和宁静。

霜降装满厚重的思愁而来。“月落乌啼霜满天。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把羁旅之愁写到极致。安史之乱后,大唐盛况一

度衰跌。恰逢张继功名不第,无法为朝廷效力,甚为忧愁。于是在途经寒山寺时,家愁国忧一齐涌上心头,情深深、意切切地写下这首深情款款的羁旅诗。此诗通过描写江南夜景,月落乌啼、霜天寒夜、江枫渔火、孤舟客子等景象,全方位调动视觉和听觉,围绕一个“愁”字展开,把诗人的羁旅之情,家国之忧,以及身处乱世尚无归

我的退休再“就业”

里都藏着一件喜事!

天啊,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的一笔稿费啊!虽然不多,也是努力的结果啊!终于可以安慰自己,付出有回报了吧。我要把这条消息发到家族群里,让大家和我一起快乐。让我的家人知道,我这个黄脸婆没有被现实打败,我还可以再“就业”的!

不会一会儿,女儿有了回复:“老妈,你真厉害。是不是要庆祝一下啊?”“行啊,闺女,今晚请你吃烧烤!”我回复道。

老公的回复也来了,“老婆,出息啦,别累着。”“没事,这回你看,天空瓦蓝瓦蓝的,几朵白云在肆无忌惮地狂奔,仿佛奔赴一场华丽的盛宴,低头看看周围的人群,似乎每个人都带着笑,心

啥用啊。”这个臭小子!净给我泼冷水。

退休两年后的我,收到了人生第一笔稿费,真是莫大的惊喜。钱不多,却意味着我冲破层层阻碍,进入报纸发表赛道。不过,我知道,我一路走来,并非一帆风顺。

我平时喜欢读书,有了智能手机,就在网上记录生活,偶然的机会,我加入了一个写作发表群,没想到却开启了另一番退休生活。

起初,我什么也不懂,谋篇布局更是纸上谈兵,后来,我和大家一起认真地读别人的文章,学习怎么写开头,如何结尾,节与节之间如何衔接。坚持一周写一篇,不断打磨,反复修改。另外,我还坚持读报,写

这篇悠悠落下的梧桐叶,内里蕴藏了多少游子的乡愁。

于我而言,读书时写作文也只会写“我家屋后有一株榭树和一棵梧桐,知了在树上不停地叫着”,或者“公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十分高大,树荫下可以乘凉”。也就是说,从开始记事认起,中国梧桐已在逐渐减少,而在机关、学校、公园、行道等地方,却有了法国梧桐的一席之地。

有说这“二球悬铃木”是法国人最早在上海种植的,树叶形状又类同于中国梧桐,所以上海人就称之为法国梧桐,又因其树冠宽阔,叶大荫浓,适于遮阳,且耐修剪,故而每个城市都纷纷效仿。但这“洋货”会产生毛絮,让人引起过敏。对于秋天的落叶,更是苦了保洁员。

日前,在环城南路运河畔的青桐树下,落叶已被扫成了一堆,斑驳、松软、凌乱,但在我

看来,却有破碎之美、支离之美、枯残之美。为此,我在长椅上坐下,想多陪落叶一会儿,总觉得如若错过了这机会,就等于错过了一个良辰美景。忽又有一片梧桐叶下坠,我随手拾起,端详良久,秋思飞扬。

飘零的落叶,是失败还是成功?也许只有树叶自己知道。叶落归根,本是植物的生命循环,然内里有否极泰来、枯极新生的道理。树,到了季节,叶就该落;人,到了年龄,心也要静。其实,人类如同植物,这林林总总的树,对应的就是林林总总的人。人生也是一场轮回,生甚或进,当如春夏之花一样开得灿烂;退乃至去,要像秋之霜叶一样落得静美。

是夜窗外,梧桐树上早已没了蝉鸣,但还有声音传来,那声音,是风吟,似近非近;是雨滴,如珠落玉盘;是落叶,在飘飞曼舞。

树”,寓意庄重富贵、财运滚滚。成熟的重果坚硬似铁,就像一粒粒黑珍珠,晶莹而凝重。如果用力捏它,会咯得你手疼,因其坚硬,佛家就拿栾树的果子做“佛念珠”,又称其为“木栾子”。于是,很多寺院里都栽种着栾树。

栾树就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春夏枝叶繁茂秀,秋冬绚丽悦目,随着季节演绎自己的轮回故事。高大的树冠上悬挂着一盏盏红灯笼,给初冬增添了妩媚和喜庆,让人越看越不惧寒冷。

人心生欢喜。此时赏花,露大深花香凝。诗人选择泛舟湖上,品着美酒佳肴,赏着湖光山色,看吴女一边唱着小曲,一边荡舟归来。任思绪飘飞,沉醉不归。如此潇洒超脱的境界,实在让我们艳羡。

霜降诗里亦有慵懒娇俏之美和乐观豁达之情。“晓向高楼凝望,远树枝枝红酿。睡起眼朦胧,道是芙蓉初放。霜降,霜降,那是丹枫江上。”清代才女黄婉瑛一曲《如梦令》别出心裁,从一个娇俏美人晨起高楼凝望,所看到的霜降美景落笔。把睡眼朦胧中的秋实之景和丹枫霜染的画面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。读了此诗,我们和诗人一样恍然惊觉:哦,霜降了,原来是霜降了!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岁晚》中写道:“霜降水返壑,风落木归山。冉冉岁将宴,物皆复本原……去国固非乐,归乡未必欢。何须自生苦,舍易求其难。”诗人在元和十四年被贬为江州司马后,又被调任忠州刺史,但他并不颓丧,反而在霜降的自然律变中领会到人生无常,要坦然面对的道理。诗人理性、淡然、平和的心态和乐观豁达的胸怀值得我们学习。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”霜降作为继“白露”之后又一个唯美浪漫的节气,带着诗意的静美走进我们的生活。让我们品着诗词,珍惜当下,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无私馈赠。

读书笔记、感想、书评。

由于家庭原因,我还要照顾孙女,我的学习时间比较紧张,主要在早上,四点左右起床,开始我宝贵的写作时间。大约六点半开始做饭,收拾家务,我就一边干活一边听书。八点时,早饭基本上做好,孩子也该起床了。

白天,我推着婴儿车在小区里遛娃,耳朵不能闲着——听书!我没时间去看书,只能用耳朵去听,这要感谢这个互联网时代,以另一种方式让我吸取知识。在游乐场,我就坐在门口,看着娃娃们高兴地跑来跑去,爬上爬下,我便开始我的碎碎念创作;在公园的草地上,铺一张垫子,让她自由地活动,玩玩具,我们家孙女喜欢玩过家家,厨房玩

具,还一边玩,一边念念有词,看着挺可爱,而我则在一旁读书。或是利用这些零碎时间想想,我的文章哪里不太满意,哪里需要修改。读书写作,输入输出,让我忙而快乐着!

现在,孩子大了,去了幼儿园,除了接送孩子,我有了更多的时间专心写作,也是小有成果吧,陆陆续续发表一些文章,我觉得,写作不难,贵在坚持,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,你便成功了。

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。即使岁月更替,华发丛生,可我依然在追梦的路上,开启了写作,踏上了“再就业”模式……让我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!让我的人生,再次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!